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溫恭毅集卷十九

詳校官監察御史_臣周元良

覆校官中書_臣王慶長

校對官中書_臣吳甸華

謄錄監生_臣梁鳴岐

欽定四庫全書

溫恭毅集卷九

明 溫純 撰

記

陝西學田記

萬歷甲午余建學一草堂與二三弟子相刮劘會吾秦
督學使沈君操功令鑄士惟謹行縣過余一見傾蓋如
故相與坐而論者久之首論學政次論性命沈君謂三

代而上政出于一而治隆三代而下政出于二而治污
唐虞以五教屬司徒契及使勞來匡直輔翼振德周命
司徒掌邦教以佐王安攘邦國無二政也今司徒不言
教民教民之秀者屬吾督學使政二矣三代士有田以
祭秦士家半徒四壁立何論祭學有糧官生之缺者虛
焉余業請於兩臺檄諸守令以虛糧易田士稍稍有裨
乎而敢曰政庶幾一余聞而頷之余謂政不一者學不
一也一之說昉於虞廷而詳於鄒魯人心道心精一執

中之旨炳如日星矣洙泗授受不離食居欲惡尤特戒
士之恥惡衣惡食者詎外人心以求道心所云祖述不
虛其後論道在飲食夫婦論天性在口目耳鼻四體與
父子君臣賓主賢聖之形色雖好貨好色亦可以盡性
總之曰率性曰踐形曰一不然是二之也學不二則政
不二矣沈君亦聞而頷之言未竟日高春乃別久之沈
君以書與幣徵學田記余未有以應也無已則以吾兩
人未竟之言為秦士勗可乎士今有田矣請說田田之

制母如三代三代之田之制母如周周自后稷公劉首
重田蓋教民力本務朴而重為衰云庠序學校曰明倫
振德哉上焉者無之非教下焉者無之非學不然井田
之民庠序學校未設也出入既相友矣守望既相助矣
疾病既相扶持矣百姓既相親睦矣疇驅之而疇從之
也漢都吾長安治近古不重孝弟力田乎秦士生長后
稷公劉過化之地習聞漢代孝弟力田之風誦說唐虞
精一執中之傳步趨鄒魯天命性道之訓宜興起無所

俟田然有田則牲醴粢盛可備無田則澗水溪毛可薦
今天下文靡甚即有意乎反本歸朴使重為衰宜自吾
秦始秦士倘亦反本歸朴而重為衰乎士誠反本歸朴
而重為衰何情非性何性非命何人心非道心田在是
學亦在是飲食夫婦在是道亦在是口目耳鼻四肢父
子君臣賓主賢聖在是性命亦在是沈君論政實論學
豈其於禮義相先之地姑為口體衣食之計而所謂操
功令鑄士者不在是必不其然藉令士必衣食足而後

禮義興脫衣食未足而禮義可斯湏已耶去學千里矣
又田入學而攘焉爭焉不啻壟斷視之使人嘆以為有
田如此不如亡有去學萬里矣秦士顛椎朴寧爾爾矧
沈君以身為鵠而以田為表耶余不敏欲學一焉未能
也聞沈君言且喜與吾二三弟子生興起心而何疑于
秦士秦士勗哉遂書以為記沈君名某號太素吳江人
萬曆丁丑進士某處田若干詳碑陰

海塘記

在越紹興郡蕭山縣西十里許為西興鎮鎮被錢塘江
江被海而起鎮以達於郡者運河也錢武肅王鏐故建
塘其鎮海潮日再至歲久寢決寢修丙戌大決民居漂
數百家江且及河害且及郡郡蕭守良幹若邑劉令會
上狀余下藩參朱君臬副令狐君議僉謂更為塘以障
之便議大略言越蓋東南一都會也西興實其門戶故
名固陵以可守故越生聚教訓廿年竟以治吳以此鎮
也漢買臣稱一夫守險千人不得上晉元帝稱浙今之

關中亦以此鎮也無塘無鎮無鎮無越為塘而庶幾其
有越乎利一江入河即蕭山西興以水不可居山陰會
稽以漚不可田為塘而蕭山西興安於居山陰會稽安
於田利二余於是同直指使者傅君李君請于上而各
以贖鍰佐之發郡若邑倉粟半不足取于山陰會稽蕭
山田畝不滿升量工授食以卜判鐘總領郡幕陳策縣
丞王箕分任其事六閱月而工竣又復故鎮海樓余渡
江中流而觀塘壁立樓峰峙而榜人則指中流謂余此

錢氏故塘所也余悵然低徊嘆而不忍去者久之既登岸還武林署會有客過余言塘自武肅歷宋守吳芾氏而來畚鍤之役略可得而言洪武中高皇帝遣尚書郎暨藩大夫治之而周文襄公功最著于宣德間沿至於今波流極矣石非因於故也而下木以為棹朝下則潮夕推之夕下則潮朝推之雖鞭之長不及馬腹毋論武肅舉一國力捐數百萬緡集強弩射潮即洪武之役取材他郡藉力他邑而文襄用便宜括贖鍰數莫可詰難

矣主上神靈嶽瀆挾盼饗而左右相之守祭潮潮退判
令幕丞身橈掩經營費不盈二萬工不及三時人力不
至於此豈禹陵廟苗裔在越而陰以濬川刊木之烈導
之耶何成之易也越自是有禪而公中流嘆者何余應
之曰若謂越而有此塘乎胡不求錢氏塘以觀之也今
天下大患在失時在諉事孔子曰使民以時其以農隙
解者語時一端耳及時則事半功倍踰時則事倍功半
不待知者而後知也而事半功倍或不以功名事倍功

半則以其勞苦費多而功之矣漢曲突爛額之喻可鑒
已今之守令無能名一錢費以萬計不效則有文法效
則亦有唇吻以故事即不可已苟可緩目前即遺大費
於後日後之人之責也文法唇吻我無與今日之役蓋
迫於江且及河害且及郡而為之也亦會今之守若令
皆任事人也藉令江不及河害不及郡而守若令亦以
狀上而身任之矣語曰蟻穴不塞將成江河夫人而不
蟻穴忽也費或無事於萬而錢氏塘與西興數百家居

在今以往有不蟻穴忽者而越庶幾其有此塘乎不然
余恐後之視此塘亦猶今之視錢氏塘也而越奚裨余
故不能不臨流而嘆客曰善會守索余言為記余故記
此以告後之守令而因以自警事固有類此者其味孔
子時使之言鑿失時諉事之弊察蟻穴江河之戒毋若
此役之迫於江且及河害且及郡而為之也塘為丈三
百三十有奇所費金為兩萬七十有奇工興于十四年
十月成于明年三月傳君名好禮固安人以按浙至李

君名天麟武定人以按浙直至而藩參朱君名文科則
分部其地臬副令孤君名一槐則以清戎攝水利者也
效勞諸執事書碑陰

卻金館記

去栝蒼郡城稍東折而北可四十里許為卻金館前太
保廣昌何公守東甌時屬人計取道栝蒼館焉而永嘉
丞于建釀士民金即其館餽之曰士民習公之勵操也
願以佐道里費公謝卻之後人追美其事因名其館曰

卻金云丙戌夏余巡海上過東甌見公祠固已慨然伊
人之懷比抵栝蒼憇館下徘徊不忍去時館稍稍就圮
又規制陋不可以風分守與備兵使者暨其栝蒼守若
麗水令俱公里人聚而謀所以新之不足復謀助於里
人之在浙東西者余作而嘆曰是闕吏治余實尸之矣
於是斥羨金及庾之陳佐其費仍令恢其規制以示崇
重蓋又三閱月而迄工前為大門門俯官道門之內為
廳事廳事之後為堂隆然附於堂者為碑亭翼然起於

左右者為廂房計地則廓然而增於舊者什之四計楹則斷而增於舊者什之伍計崇卑則聳而增於舊者什之三輪奐備美具瞻彌嚴憑軾結鞞而過館下者不啻奉公儀刑而色動心怵矣分守與兵使兩君請記余謝曰是役也諸大夫之所以惓惓於其鄉先達也而余特藉手以鼓吹吏治耳何敢專諸大夫之美抑余文何足以辱公兩君請益固余不獲辭屬諸務鞅掌未有以應也余拜計貳命候代苕溪始獲以餘暇記其始末緬惟

章皇帝慮東南沿海諸劇郡數勦法難治詔推擇近臣
之有聲者往守假之權於是御史大夫顧公佐以公與
況公鍾九人應而公遂繇御史領東甌公在東甌六年
諸所以煦嘔士民而登之衽席者不啻白圭之趨時亡
遺筭矣章皇帝又時時假渥典以激勵之當公詣闕便
殿一見已屬稀濶而又賜之宴賜之詩以寵其行至賜
璽書增秩寥寥千百年未有行者而亦自公得之卒用
宗伯胡公薦起拜刑部侍郎以去嗟乎公生平卓卓即

中材亦自慄慄鄉風又何難於却金世謂公卻金非暮
夜與劉寵之不受一錢顛信哉而寵之為民德不知視
公何如也然微章皇帝與御史大夫知公即知公而任
不以六年公雖能為德東甌東甌雖能德公寧遽若是
余自被命填拊浙東西仰窺主上明聖銳意吏治宛然
章皇帝家法敢不夙夜兢兢罔失墜數分別郡吏為主
上言之其為士民所習服而安焉者援公東甌故事令
久於其地而不驟遷以竟其施主上幸過聽輒久假令

他日諸郡吏有彷彿公者則余庶幾藉手報主上哉是
今日修館意也分守君姓胡名緒兵使君姓蔡名庭臣
守曰喻均前令曰吳思學後令曰鮑大觀其他在浙東
西而有助者並勒之碑陰

浙江平湖縣新建學宮文廟記

平湖即古秀州入海鹽而分建縣則自我明宣德四年
始縣有孔子廟儒學而建大成殿學宮則自縣人陸迪
功珪始迪功故以孝友博學聞景泰中施穀種施棺瘞

餓殍詔授迪功郎故稱迪功云初建縣會時詘力不及
廟學迪功曰范文正何人哉以其宅為吳學矣士無廟
胡瞻無學胡羣吾與以貲待所不知何人寧佐公家急
使士瞻且羣于斯耳於是捐貲構大成殿魏如也又同
縣人沈某為學宮翼如也後嘉靖三十二年以海寇城
城而東南缺焉迪功曾孫刑部主事杲復捐貲如形家
言為浮圖以當文筆聳如也士二百年瞻且羣于斯佔
畢簪紱翩翩矣而迪功後顯者有程鄉令張光祿卿淞

少司空杰主事杲太宰光祖郎中夢韓督學使光祚而
光祿與沈氏後某又俱首解為一方文獻之冠蓋先是
廟學工甫訖縣令酹酒仰天為陸沈兩家祝願世世簪
紱不絕已果然人謂縣令言若券云萬歷十五年余監
越諸士子金文輩思迪功不能忘請記余時及瓜代未
有以應也無已則申其義以勗諸士子夫迪功為文正
則文正矣文正志在憂樂何論顯晦藉第令迪功當仕
有官職寧遺餘力不為國家豎鴻鉅之烈若文正而廟

學焉急迪功家食即力不及廟學有任之者不難以越
俎解而廟學焉急豈其不以貨待所不知何人而復為
所不知何人瞻且羣焉之地以媒進抑天子以迪功故
登進其後使世世簪紱不絕以酌功勞必不然矣和氣
融洽應若桴鼓故遺所不知以慶之餘而迪功不知為
迪功陰酌其功於異世而天子不知治平之極通物我
貫天人繇一隅以風天下士而天下士亦不知藉第令
士第知佔畢已爾又第知簪紱已爾國家建廟學始願

豈若此亦謝廸功識遠矣天子方隆棫樸之化廣厲功
令視往代不啻過之士生其時亦厚幸且業已北面而
事孔子宜遵何道哉子固曰壹是皆以脩身為本脩身
說詳大學經傳而總之曰格物格物云者通物我貫天
人之謂也士思廸功不有其家之心以繹大學格物之
訓寧不惕然求所以為此學重以無負天子作人之化
乎遂書之使勒珉為記記成太宰拜今官方持衡以待
士而天下之治平賴焉宜有以風士余企望之矣

臨潼縣文廟學宮記

臨潼文廟學初洪武初其詳具易長史謙記中士多起科貢科又多首解額嘉靖乙卯地震學圯士鮮舉者萬歷癸未劉令應聘至謁廟睹學喟然亟繕庀之役竣會周子道直趙子光裕武子之望相繼舉而武子仍首解額成進士士德令不置周子趙子與其士高愈謙趙光遠走乞不佞為記夫臨潼周驪戎國也秦伐戎以其地為驪邑獻公徙治櫟陽猶不與中國諸侯會盟櫟陽即

今臨潼也士生于斯上之有靈臺辟雍之化而駟密邇
豐鎬不聞與江漢同風下之有洙泗杏壇之教服七十
子而秦產獨壤駟赤秦祖何以故戎鄙夷之而秦累世
以攻戰阻關之也漢唐繼秦混一建都其地興學得人
我明太祖革命建學視周至成祖以秦地重俗悍簡畀
特隆一時鴻士鉅儒昭光振耀即臨潼亦有樹勲受知
為一代禮樂之宗者今天子益隆薪樞之化盡海濱而
江漢鄒魯之何論周秦此其盛際也繇斯以譚謂周士

貴自貴秦士賤自賤不盡然矣臨潼輔翊長安且三千年於今視秦在周合未幾而別乃數百歲遠甚士當是時寧異沐有周塾黨膠庠時書歲獻入使長出使治之澤也耶二三子其毋負時泮宮之頌本之乎敬德廣心慎儀克孝推之乎酒食囚馘徒御弓矢而極之乎假祖考憬裔夷來琛象此何以說焉輓近世大都號稱局幹浮慕絃歌色澤聲華苟以應功令又其甚傳舍官守視宮牆出琳宮梵宇下言化誨者溺其職矣而令所亟圖在

此不在彼二三子其無負令相古達人不離耕築已恢
恢乎負經綸大業禹稷雖賢不加陋巷此豈宮牆繩束
官師督趣風厲之哉既已繩束督趣風厲即褻然舉而
用世有如芻狗生平失其所為貴而人賤之矣是孰使
然耶二三子其毋自負紹明吾先師之業辨而志豁而
見聞廓而性靈簡押而身心一旦雲蒸龍變惠洽而胞
與民物為明世重使秦隴盡有周之詰是令脩廟學意
也役始於某年某月某日成於某年某月某日費不及

民工不病農為殿為廡為門為堂為閣為舍為庖湍所
葺凡四十楹初凡十楹先是令議且定請而得允則中
丞某公直指某公藩臬某公某公而專董其事則丞某
簿某尉某樂觀厥成則學博某某令晉翼城人興廢
舉墜甚夥廟學其大者今為臨洮太守所至有聲稱者
也

城隍廟暨綽楔記

先是嘉靖壬戌暨綽楔縣城隍廟門事詳來憲使記今

年壬午社民常受福等復豎綽楔神殿前縣大夫榜曰
明靈奠佑蓋巍然煥然矣時余家居道士馬玄伸請記
記之余惟城隍神故不載祀典吳蕪湖魏成都祀矣唐
緡雲令李陽冰以禱雨有應祀矣然無有奉天子詔徧
祀者奉天子詔徧祀則自我明始明興高皇帝詔封天
下城隍帝金陵者王開封臨濠太平滁和者公侯伯其
府州縣者各以監察司民屬焉已詔母人神嶽鎮海瀆
城隍城隍稱曰神已又詔祭泰厲國厲郡厲邑厲鄉厲

主以城隍已又詔頒祝詞儀注令官受事先謁城隍誓
相表裏奠境內淵哉聖謨福善禍淫宜其不言而化以
故二百年來所在官民北面而朝城隍者趾相錯也吾
三原城隍初封顯祐伯今稱三原城隍之神而縣故關
河間一都會四方商販日雲集闐闐間其北面而朝城
隍神者趾益相錯也蓋水旱疾疫則禱之神婚葬交易
征行訟獄則問之神其對簿而直於官則已而神亦有
時而寂不則朝爭直于官而夕爭直于神或夕爭直于

官而朝爭直于神或不之官而之神又禱者問者爭直者與入而伏謁者疇望而不肅然改容以嚴事神即今豎楔者亦其一也豎楔者蓋曰吾儕小人也以神故不敢為不善以不敢為不善故往往為神祐惟是一楔以答神貺蓋民令其不為也難而令其不敢也易故有人於此與之談善不善即訟說先王者或反唇而掩口與之談禍福即里閭亡賴亦神竦而色變藉令高皇帝日察察焉以賞罰為事將舉天下以賞其善者不足將舉

天下以罰其不善者不給當其時惟以賞與罰之權託之乎神而已無為民以其不為不敢之心奉二百年遺令如一日而其究乃不歸之高皇帝而歸之神而民不知無為則神不知則化徵高皇帝疇以神而為德於天下徵神疇以高皇帝而為德于吾縣余然後知高皇帝神道設教又知神之格不可射令其民奉二百年遺令如一日至今也縣大夫姓張名大謨廣平永年人所謂與神誓而表裏奠境內者也下車與監楔會首事勸懲

自是境內民即欲為不善而不為善也又誰敢哉

仁和錢塘二縣桑園記

余讀豳風春日懿筐蠶月條桑鳴鴟載績獻朱孔陽而
知有周厚風俗致王業八百年盡在是也蓋人務本則
樸樸則易用易用則少私義少私義則公法立故財用
蕃殖於是乎始敦龐純固於是乎成雖見竒麗紛華猶
戎翟之與於越不相入矣當其時欲寡而事節財足而
不爭太和在成周宇宙間有以也輓近世捨本逐末散

樸成鄙於是商通難得之貨工作無用之器古先王重
本之意失而民亦困嗟夫往余聞吳越地帶山海膏壤
數千里人民多文采布帛冠帶衣履天下意阡陌間桑麻
如林既奉蠶書撫越憑軾問俗乃與所聞異西湖名園
鱗次多茂林脩竹花卉之饒方春士女遨遊連肩接袵
富商大賈操竒贏逐利闐闐齊民一切刺繡文倚市門
仰機利而食嗟夫俗蓋大修靡哉賈子曰背本而趨末
食者甚衆是天下之大殘也淫侈之俗日月以長是天

下之大賊也先是兵民之變一夫嘯呼烏合之衆雲集
豈獨其俗薄亦農桑之民少故也彼纘武功而急公上
非七月之風乎即嗜義不下咽何敢頓刃以逆執事者
之雁行故農桑之教越尤急於是為檄令有司罷一切
煩苛專務農桑郡邑亦稍稍有應者已而杭州余守良
樞仁和程令達錢塘孫令琬請曰郡故有養濟院院左
有奸民以權利役屬侵剝之甚或集無賴以空名冒糧
不遂則嗾之誣要衢此其漸不可長且羣千人一所歲

多疫武林附郭有隙地可移居居即令奸民建以除罪
而以院基為桑園率民便余曰此政本也可以風矣乃
檄陳判表度得地六十二畝故官廳倉基勿移可桑凡
五十四畝有奇分東西二園市女桑五千餘株令縣丞
汪鈺督圃人任其事園為官廳四楹東西翼房各一碑
亭一廳稍前為儀門又稍前為門樓園內外垣馮馮如
也或曰齊魯千畝桑不能必民完短褐五十畝之園奚
裨乎余曰不然聖人在上民不凍餒非能耕而食之織

而衣之為開其衣食之本也管子曰善用本者若以身
濟於大海觀其風之所起武林非浙郡邑之風之所從
起哉風一倡宜多應者在今日自是闢名園而為阡陌
易花卉而為桑麻末技游食之民轉而緣南晦西湖絲
竹之音變而為豳風七月之歌庶幾哉輕剽之俗雅化
為樸亦在今日故曰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余故
紀其事以告後之為守令者桑成給民詳檄中載在碑
陰

脩真武廟記

歲壬辰富平真武廟成棟宇軒敞禋祀孔時丐余記
曰我國家博敘三禮懷柔百神惟典祀為兢兢蓋甚
也神何以祠富平何以祠神余聞之神於行為水於卦
為坎於宿為虛於分野為朔方宜與三辰六氣五岳四
瀆並列典祀乃道家者流謂神淨樂國王子也冲虛服
道白日矯舉蓋實沈高辛氏之裔也而為參神臺駘金
天氏之裔也而為汾主神豈有異焉文皇帝龍躍燕邸

靈旗助順於是作以玄嶽護以中使瓊宇紛披玉階森
轟儼若宸居其嚴重若此下逮萬井之邑百廬之市愚
夫豎子肖貌而尸祝之若其左右陟降洞洞如也翼翼
如也遍海內上自王公下逮士庶爭北面嚴事惟素王
所從來遠矣乃神幾與之埒吁亦盛矣哉今天下之
形者形色者色生者生化者化與時相禪轉續無端者
物之為也不形不色不生不化冲而徐盈動而不屈者
神之為也神非物也而物所繇物充然被埏埴而無垠

後天地而不老誠之為也如以物而已神之去今幾千
百歲而遙幾千萬里而荒而何有焉如以神也業已升
為列仙扃榻八荒芻狗萬象視南面王樂猶啟屣也而
我乃始寘安以居之竽瑟以愉之腥羶以將之雕甍華
棖為飾而已祝矯史頌為佞而已豈其泰山不如林放
而誰則享之有如為人父誠慈為人子誠孝為人兄若
弟誠友袞志誠齊藻身誠潔敦俗誠任以卹臨事誠恪
以虔夙夜對越誠著誠察倘所謂明德以薦馨香其庶

矣乎慎斯術也蘋藻可羞潢汙可酌數椽可宮幾千百
歲而遠可格可享非神之為神而人之誠之不能不神
也故神之當祀與之祠之合於典與否余不論論所以
事神者俾父老子弟勉旃庶幾不愧所以新神之祠云
雖然若此則豈惟神雖以事孔子可也綜理助襄各姓
氏列碑陰

相天張君瑩記

昔有過漢董江都之墓而駐馬垂涕者何也其人賢矣

百世後猶願執鞭而忍視一丘翳然榛莽哉相天張君
卒業塋祖兆之次世行詳來郡丞誌久之仲子永業以
狀及世穴次與瑩規請余記余故與仲子同學烏乎辭
君少穎敏父竒之令學書為家世業醫又令學醫悉出
故所籍方術授君君閉戶徧讀業既成縣諸豪傑父老
爭致君安車結駟于門君不執方多竒中喬按察景叔
病頭痛不以風治以火治寇尚千病寒熱渴甚不以溫
治以瘧治王大中病悸令誦警心語李芳病積憂腹塊

令人謔于前俱愈古所稱竒疾非耶君於醫音中尤有味乎内外家言故神常王體常康間遘病曰吾養身以醫得亦以醫累謬寄司命不能避風日慎眠食能定精服氣為其急人後已若此且市利不入于心報謝與否毋論也藉報謝不及更接以愉色退而視劑母不精慎嘗施濟貧病母慮千人用是四方無不知醫有張君君性孝友父病亟思食鹿肝會祀先師畢君泣請得之學博士和羹上父父病立愈伯兄性嚴君于于與之和居

父喪哀毀幾死殯墓如禮祖墓三拓地留坊里做昭穆
墓以母俾散佚宗盟益因以聯屬赴人之急如已私人
有構者幸君居間力解胡別駕為人中欲訟之官行金
求直於君君笑而還之曰吾不利若金直若已竟力直
其事胡敬禮君終身遇人喪墓婚嫁糜金錢助之以為
常縣大夫多君年行舉鄉飲力辭隆慶改元賜爵一級
冠服一御以拜嘉恩命已力麾士論益多君初君六十
時罹危疾死而忽甦曰頃雲霧間隱隱謂我而有活人

功增壽二紀果二紀卒事甚異云君諱秘字子蘊稱相
天者以嘉靖甲寅邑疫甚得君活者甚衆馬光祿伯循
謂君醫能贊化顏其門曰相天人以是稱之云嗟嗟君
能活人且孝友惠恭不可謂於世無裨固當今之賢者
而病而異夢增紀寧獨君相天天亦相君矣槃槃一丘
固當與身後名同不朽哉不佞重違仲子請特記之繫
牲之石俟有賢江都者賢之穴次塋規載碑陰

溫恭毅集卷九

欽定四庫全書

溫恭毅集卷十

明 溫純 撰

誌銘

明戶部郎中雒陽翟東岡先生暨元配安人孫氏繼配安人周氏合墓誌銘

故戶部郎中東岡翟先生塋二十有四載為萬曆庚子十二月一日周安人卒先是余過雒候安人兩嗣若孫

方稱七袞之觴詎期玆筵甫歇而訃音踵至耶東岡先生宦履世系生卒詳劉憲使誌中元配孫安人姁淑有令儀生子任甫呱呱輒卒藁葬磁澗繼周安人周偃師聞家女也生而聰慧凝重解大義先生卜繼委禽焉歸從先生事二尊人時先生食貧安人脫簪珥以備滸滸二尊人忘貧也撫任如己出任忘亡母先生亦忘亡孫也已又從先生宰藍田質明治事具舖矣昏輟具羹矣飾如故己又從先生為尚書郎督東庾國儲饒矣權河

稅闕政肅矣飾亦如故安人亦忘其夫為令為尚書郎也先生病安人時手一盃飲之不嘗不潔不以進先生返初服尋卒安人督諸嗣喪葬如禮又襄所未竟先生有兩弟俱早死左右二娣諸釵諸釵翼矣安人力也安人齒雖齷然而墮動履規恢有上壽徵以二女相繼死淚侵尋承頰鬱結在脾形神耗矣遂不起當先生在莊皇帝時考績覃恩贈封兩安人有今稱而卒之前家無以為棺衾余為佐辦始成禮初先生以嘉靖甲子拔余

于鄉余一再如藍田習先生所為宰藍田狀又習安人所為佐先生狀而今始慨世之如先生者百無一焉如安人者亦百無一焉乃仲子備所為狀亦云孫安人生正德壬午三月十八日卒嘉靖丙午十月九日享年十有

周安人生嘉靖辛卯二月六日比卒年得壽十子

男三孫出即任諸生取尤氏卒周出即備諸生取方氏做諸生取呂氏女三適舉人何麓諸生陳思淑劉紹烈孫男十建中用中允中宏中守中美中慎中毅中敏中憲

中女七曾孫男一許國女八備等卜以次年月日開先生之壙啟孫安人之櫬引周安人之柩合葬於城北瀍水之陰以狀因麓徵余銘余故諾任請為一言于先生墓上之石久之未有以踐也今且表先生大者安忍不銘安人然銘安人庶幾如銘先生云銘曰

爰古國家興以婦吁嗟翟公大其戶孫也伉儷如朝露周也錫寵福且壽二媛後先德惟均宜爾子孫稱牝牡卬山之麓瀍水陰從一并栖霞同芬噫千秋萬禩式昌

其門

明奉直大夫莒州守來公暨配合墓誌銘

嘉靖初關中以博士家言有聲者曰華州王祭酒允
寧耀州喬按察景叔及吾邑故莒守來公云居亡何耀
州偕計首解又亡何公同華州偕計且以公首解會有
以涇陽李汝承持者遂首涇陽而以經故寘公第六然
關中人亡不知公矣時嘉靖辛卯也其後華州耀州登
第論著益有聲公八大宗伯不第第以莒守終焉惜

哉公益余邑中所稱碧澗先生也名賀字奉國碧澗其號嘉靖癸丑謁選拜山西太原通判通判駐代理兵約束訓練不遺餘力間預給月餉以新戰具都御史趙公才通判檄令參軍事會奏績當行又檄留倚焉久之遷汾州知州未幾都御史閔公以知州故習代事奏調公代公至代日為民畫便利事行其釋亢生獄尤著亢生者巨富人也為人中且成獄矣以金嘗公公發其事然不以其故而重生獄而竟釋之又列守禦十二

事上都御史多採行焉久之遷大同同知未幾以代故
調莒莒下州也又盜藪公至懸賞格捕盜又立柵要衝
防夜竊者莒人賴之蓋公為人和易溫坦不為城府所
至殫力治辦以此有聲齊晉間而性孤意執事依法而
行恥阿附參軍時都御史所將卒有盜人禾者先抵以
法徐上狀焉在汾有以諸侯王及它顯貴人為城社者
盡以法繩之都御史駐代議設傳檄馬選捕盜卒公力
言其不可狀乃罷蔣序班者莒大猾也為囚闕說公不

聽後以因賂嘗公公怒寘之法入以此多公勞書薦書
以十數然亦以此招忌為治鹽御史論罷先是御史行
縣屬吏爭迂道走謁公獨否會汾人有為監司者中公
公遂免歸歸十餘年與其兄壽官公朝副使公聘日相
聚甚謹已乃與家大夫光祿公為奕友副使公蓋與公
同師事王康僖公又同偕計者先公歸又與壽官公先公
卒公與家大夫奕或竟日里人欲借一言縣大夫為地
道皆不應曰吾安敢以縣大夫權而為若德久之里人

欲借一言縣大夫為地道者則不復過兩家門矣公與
壽官副使俱封御史時廉配贈孺人馮氏子封御史公
以公為其兄長公時良後故公今父長公而母長公配
孫長公父鏜鏜父肅肅父子春子春父景賢景賢父得
甫國初有名都御史恭傳以為得甫弟云公生弘治十
七年 月 日卒萬曆九年 月 日得壽七十有八
配張氏側室有子者曰翟氏張氏翟氏俱先公卒子男
一儼然娶王氏繼張氏女一許某孫男四復臨恒蒙張

氏卒余為志翟氏卒公為志今啟而與公合焉蓋用公所自卜兆云余惟今之偕計士率以試大宗伯故多沮于自効云公以高第偕計於一第何有籍令當其時即第且大表豎然以久試不竟其才質徒令列郡稱良吏非始願也歸而以計然之策起家至巨富課其子若孫為文章有名蓋公施不竟於官而竟於家若此矣是為銘銘曰

鹽車之駕嗟良驥也盤錯之不遇嗟利器也與家於官

而可啖以利也寧官於家而以餘遺厥嗣也

明處士馬公暨配碩人景氏墓誌銘

先大理公有友曰處士馬公公有子曰東鄉薄守元先
大理公兄事公東鄉君亦兄事余世相善也萬曆癸巳
先大理公年八十四卒己公年八十八與其配碩人景
氏相繼卒而景年七十五先淑人王卒亦七十四云東
鄉君奔歸擗踊哭久之過余廬相向哭先大理公盡哀
同以萬曆二十二年十二月十七日襄事余慟念先大

理公與公意氣同借老同而塋之日又同也先期東鄉君以狀乞銘義不得以在疚辭按狀公諱仲迪字德騰別號鎮乾光祿馬先生理敘其族為漢伏波將軍援後有永昌者自扶風徙邑焦村又徙邑留坊里占籍焉其後有三三取茹氏生亥亥取安氏生貫貫取李氏生二子長次即公公豐軀多髯質實不苟為笑語初從故業力田已賈蜀務完物無飾價無敢居貴諸貿易至者知不知無不人人交懽公嘉靖乙卯闕輔間地震歲饑

公惻然以數百金易粟輸歸減其值以出且分給戚黨之無告者一時賴以活之者又無不人德公長公卒遺幼孤守選公撫育成立為取室即分爨猶顧而周之人不知其非公子也公即農賈然心慕儒故督東鄉君學博士家業其後東鄉君以鎮安諸生高第應歲薦授四川東鄉不改布素初東鄉君之赴蜀也且輦公偕公不許曰若奈何以我困東鄉父老為且田舍吾適也汝弟煦沫東鄉母若世丞簿然吾快之是若以東鄉父老奉

我也而奈何以我困東鄉父老使從棧板間逆而西又
返而東為東鄉君惟命力于官三年得東鄉父老心上
官以為能且陟用而公溘焉逝矣碩人邑杜村義民高
之女也性貞慧甫笄歸公治內事拮据事舅姑以孝女
以讓訓子若婦以勤處宗黨以恤睦舅姑大喜公曰吾
賈蜀數千里外而父母不失養者吾婦以也刑家相夫
公及碩人有之萬歷丙戌邑令以督學使許君檄賜公
爵一級知公哉余以是嘆輓近世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

難不聞商賈之勞苦其不壽固宜若公及碩人指不可
多屈矣公生正德二年三月廿二日卒萬曆二十二年
三月二十二日景生正德十四年卒萬曆二十一年十
一月初六日子男三長守達取權氏次即東鄉君守元
取鎮安博士李君 女繼王氏次守曾取王氏女一適
秦廷琦孫男五邦足達出天麒天駿天麟元出邦餘曾
出女一適秦師文一字余兒自知阡癸山丁向銘曰

耄齡令終壽孰伉始農終賈脩業良希仁慕義惠厥

鄉邨孤穀似踵義方淑媛懃懃何躬覆慶流奕葉源
並長先公之丘清之陽南北芥如永相望

明封文林郎沓公暨配合墓誌銘

雍志載吾三原有沓生如心以學行聞余非時猶及
聞生扶其弟如思于鄉舉之後令務實學其後如思成嘉
靖乙未進士為名御史而生之子成都君從御史學于
馬谿田先生復博雅宜第不第以伯子濟南同知雲鶴
貴封文林郎成都府推官配李封孺人而先是仲子雲

鵬魁萬厯戊子鄉試女亦嫁為布政李君士達妻蓋其
家以學行為耕以子姓貴顯為獲固如此君幼樸茂嘗
痛父不祿早夜深思欲紹箕裘馬先生大器重之言於
御史君曰咄此子類若父且大而宗哉補弟子員試輒
前三試棘園不偶賦卜璞以自況其辭悲壯若秋雨哀
絃有時眺天齊陟我嶺望仙人掌長指五華君作蘇門
嘯曰登崑崙兮四望渺無垠兮蒼茫滄朝霞兮飲沆挈
杜若兮紐芳衣青雲兮霓裳攬余轡兮高翔適勾漏兮

陵陽依彭咸兮頽頽聊逍遙兮浩蕩畢吾生兮徜徉于
是書歸隱錄以明志築室西隅自號層樓處士日與二
三友芒鞋藜杖漱石枕流每適意則信口吟詠人呼之
飲不辭飲亦不至醉食貧二十載竝無儲粟或報絕糧
笑不應為逐貧賦以自解曰老去風煙聊自適閑來陶
謝是吾師意訢訢如也督同知兄弟學甚厲已又誠同
知于成都官舍懼有覆盆蓋忠信仁厚其天性又承家
訓故散慮推心含垢藏瑕即遇三尺童子媿媿譚移日

不去居常無疾聲厲色有犯不較獨日責子姪及鄉人
不馴謹者不少貸晚喜施畦東陵瓜以潤行道之渴者
築墩砌橋不問寒暑人至今德之二弟癘殘撫其子如
子所著有古村集咎氏春秋元配張贈孺人聰慧柔婉
通周易大意蚤逝繼李氏封孺人初歸值家落拮据茹
苦佐君奉母友弟不遺餘力人謂鹿輿同挽鮑素著布
衣操作梁孟似而後昌阜過之信然按狀咎氏在宋高
時世朝登鄉進士復鄧州亦越萬壽登理宗朝進士尚

德王女為成都安撫使榮咸淳間貢士世居洪洞西鄉
元初避亂遷三原樓底榮生雄飛雄飛尚義修樓闕王
廟生溫甫溫甫生世福世福生興宗興宗生河曲幕恭
恭生復禮復智復性復性號浮岩為邑文學雅量雍雍
人化之有陳太丘風生如心號我東及御史君君諱約
字孟博號古村生正德某年某月 日卒萬曆某年

月 日壽七十有九張生嘉靖元年 月 日卒某年

月 日年二十有八李生嘉靖某年 月 日卒萬

歷某年 月 日壽六十有六子男五一即雲鶴取楊氏贈孺人繼謝氏李氏封孺人一即雲鵬取雒氏繼崔氏一雲鸞取王氏繼劉氏楊氏一雲鴈取張氏卒一雲鸚諸生取張氏女三孫三女五曾孫女一雲鶴等將葬請余銘余惟土不積胡沃不沃胡獲以今觀于君家信世之欲啟後昆而大門閤固必有祖德世範以為沃土而後乃可大獲與是宜志而銘之銘曰

疇以心為甫田疇遺其餘以俟後之象賢比翼翩翩爪

陟綿綿綸綉伊始永賁此阡

明孝廉王季子暨配合葬墓誌銘

嘉靖甲子陝西秋試撤闈有與余同袍共宴曲江而丰骨亭亭壁立僅弱冠者鄠縣王季子子价也余心折謂後大顯為吾榜白眉者必季子既余遁籍再晤季子於省試時猶日望之後兩試不來矣問之則以困于試而病尋竟卒則萬曆甲辰八月丁未也乙巳余返初服子諸生士苴杖屣狀伏余前乞銘余重有傷焉其忍辭按

狀季子諱維藩字子价別號价菴高祖彥昭湖廣荊州知事有政聲彥昭生宏宏生崇文以德隱不就者賓之請宗文生語歲貢亦隱督學薊門程君聞而義之以高尚扁其門給儒官檄儒官君配魏氏生三子伯惟中萬泉令仲惟康戊午舉人次即季子季子神清姿偉脫襁即屬對作驚人語香河令張君見而避席禮之曰此千里駒也既長受書讀古文辭一過撤閫奧為博士家言括要旨千言立就豐蔚瑰偉一時學者皆自謂不及十

七補博士弟子員時儒官君以五經設塾里中授仲子
戴禮萬泉君暨季子俱能經季子家貧苦無書書從友
來即竟讀以還日或有徵逐歸而丙夜吾咿矣又善晉
人書參政河南陳君為其子登求友首致季子所與交
皆知名士比試每冠其儕而登以才善忌欲藩使更第
藩使目攝之竟不更蓋季子名益籍甚藩臬間而諸知
名士如小巫之見大巫咸咋指退矣二十三乃與余同舉
鄉試云乙丑及隆慶戊辰萬曆丁丑皆不第時與伯仲

久異產而家故貧又儒官君夫婦老矣乃治居奉二親安焉癸未下第儒官君棄養丙戌母魏亦棄養季子躄踊祭塋俱從伯仲如禮恒邑邑以不獲叨公家祿為一日甘毳至得從子舍省晨昏侍湯藥就養又未嘗不私心慰快也初儒官君弃養事母魏與伯仲以次上食及期則戒家人潔庭除安牀第備供御物又躬昇之婦及孫男女候入內則侍食飲接言笑得母魏喜然後已已誠家人母詳母驚如是為常儒官君庭訓義方而季

子端重嚴潔肖母魏故雖昕夕承歡一情容不敢見也
一嫚語不敢出也先是母魏病以一函遺其婦黃曰茲
簪珥為若夫製其藏諸黃不敢違無何病間會黃以歸
寧去而又道遠未即歸以獻也乃母魏語次及之季子
即大怒曰若果乘亂命必出若既簡之笥封識如故而
黃故孝謹又母魏力以己意解乃已比後喪葬嫁取間
歲有作皆以拮据力成之而親故孤寒待火影有以至
膚靡侵綺口靡咽甘亡計已暇則開館延雋課執質難

併課子士為名諸生片語啟之豁如也乙未戊戌學益茂皆可以第即季子亦自謂必第乃竟不第嗚呼命矣夫同舍生或從史入官曰入官所以行道也其次為親親不待吾吾又老竟不第一見天子以獻五斗粟何加焉竟歸柴門脩恬為子弟講孝弟本源之道間飲雜社已復謝絕自是即縣大夫見亦罕矣居恒不輕然諾不比暱匪人苟非其欲雖千金之重三公之貴不能奪有奸以私輒面斥子弟及鄉人有不類見季子必匿走然

以此得憚名至求所為光暉之行悃款之懷月旦季子
指不可再屈也參議太原延君之令鄆也稍持岸季子
匿不復出參議君為改禮定莫逆交其見信如此又能
須人之急見孤嫠為人齟齬力為之翼以故於友戚多
世好嘗曰吾惡夫世之以生死貴賤二其心者歸德別
駕魏君奉璋中表弟也雋而貧乃攜之共燈火三年舉
於鄉至今官結婚姻云甥女張氏貧落左右之視諸女
且二十年萬泉君在萬全以書招季子即手治裝往比

其卒撫諸孤緩急之際不遺力又嘗欲構祠堂拓塋址設義儲以贍族里竟以貧不副意庚子四月偶中風癩惛惛無所省第張目前指曰謝武安王母正氣感通有相依倚者耶乃藥之愈尋愈尋作猶能強飲食言動無所亂謂可以起矣乃忽不起嗚呼傷哉距生嘉靖壬寅四月甲申壽六十三病革時嘗謔語有曰日讀晏嬰傳馬遷欲執鞭春秋一霸佐事業且掀然我北面洙泗當如孟子傳披心對白日拂手摩青天此其志豈卑卑哉而今

已矣嗚呼傷哉世恒言才難然才矣或阨于試如季子
豈少乎以季子丰骨蚤與計偕志欲為孟不為晏又不
欲以生死貴賤二其心藉令通籍寧無以自見顧終其
身不離孝廉以孝友為政波但及於親故天胡畀之而
胡靳之耶余故重有傷焉元配屈氏邑處士存一女育
于叔存奠貞順明達善事舅姑而以其餘力織紉佐燈
火季子之底於成多其力也生嘉靖乙巳五月戊辰卒
萬曆辛巳十一月丙戌得年三十七繼配黃氏長安縣

學生梔女柔惠有大禮諳文義婦道母儀則於姻鄰至
今人猶有思之而泣道者不幸卒于萬曆丁亥九月壬
寅距生嘉靖乙丑九月庚子得年二十三繼配耿氏邑
處士孟仁女貞慧慈敏子男四長即士屈出取長安薛
庚應女次璣早卒次珙黃出取交城學諭陳孝思女次
璩耿出聘別駕魏君女女三一適運同趙君方立子舉
人岷以詩文氣節著一早卒一字沂州守王君許子某
孫男二永圖永嘉俱士出永圖聘杭州同知張紹芳子

被女女一亦士出字邑學生屈必伸子某葬以今年十一月庚寅啟屈氏黃氏壙以季子合焉墓在六老庵祖塋之次銘曰

彼玉而璞有桑弗穀繼世貢國塙東白屋亦既為政亦既式穀有嗣負薪睦睦如玉天且定只以視我銘于終南之曲

段伯子暨配溫氏壙誌銘

段伯子曰可成字闕故涉縣令段君子溫氏曰仲姬則

余女也涉縣君二子伯子第一余五女仲姬第二伯子
生嘉靖壬戌四月二十六日仲姬生嘉靖甲子九月十
日年相若余父大理公母太淑人種爰仲姬為擇配得
伯子字焉則余官壽光時也既余官太常伯子自涉逆
仲姬于京師會余方請告因以伯子仲姬歸過邯鄲屬
余內子李淑人往送于涉甚懼既歸久之涉縣君亦歸
歸無何為萬曆壬午正月十四日伯子卒其年十月十
二日仲姬繼之己仲姬所乳女亦不育余與涉縣君數

相向泣其後涉縣君亦卒涉縣君故瘁于涉家內外一切倚辦伯子伯子母王孺人持家嚴而仲姬躬烹飪承顏以事無少忤時伯子弟仲子諸生可大甫 歲故伯子仲姬卒而涉縣君日吁噫益瘁而卒當是時余會有李淑人之喪已又有伯姬叔姬之喪其後又有大理公太淑人之喪蓋十七年所而余之泣無已有時之伯子家存王孺人與仲子相向含泣以語時王孺人念仲姬甚於前曰安得吾溫氏婦復為吾婦初伯子讀涉縣

君書輒了了涉縣君善書伯子亦喜書時時臨摹鍾王帖不去手雖疾革猶然有心計多勞故因以耗氣傷神仲姬生之年冬即出痘痘又危不食第以箸點水入口以延余守久之謂即死以南宮試迫為死別泣而行已有言不死者誑我然果非誑乃生十有九年而竟死矣伯子則二十有一耳死之日余俱在其所數延醫投劑俱不效既伯子屬纊目不瞑余與涉縣君約異日以仲子子後伯子乃暝伯子子孺人出仲姬李淑人出伯

子世系詳涉縣君志中壙在涉縣君墓之昭銘曰
初如蘭茁繼如玉屑又如樸楸方長而折亦服勤只胡
不哽咽生也共室死也同穴斯其為萬年之居以需而
後也罔缺

明中憲大夫四川按察司副使靜菴孟君墓誌
銘

君諱學易字與時別號靜菴靈臺之郡寨人也父紹先
貢士以君貴贈戶部主事母安氏封太安人君初為府

學生試輒冠儕偶督學副使金陵謝君署督學參政臨
洵遲君竒之嘉靖戊午舉陝西鄉試第七乙丑進士除
四川成都府推官丁戶部君憂庚午起復補山西潞安
府辛未陞戶部貴州司主事尋陞署郎中丁太安人憂
丁丑起補廣東司戊寅實授郎中庚辰陞河南開封府
知府陞四川按察司副使云君貌樸口訥不得于心則
赤面蹙額頓足咄咄焉比論可否成敗雖老于世故者
不能過也成都多平反以楚蜀因勦成撫議擒黃中功

人服其識潞安無何一如成都戶部管北新大軍二倉
已監崇文門稅課已監河西務鈔關已理上谷糧儲稽
覈調劑不遺力當今上大婚時力持采珠之議曰遠采
不如近易已竟如君言省費無美大司農舉以訓屬或
著為式開封當省會費劇民困為裁冗均田禱雨雨應
捕蝗蝗息賑救饑疫饑疫多活擒儀封白蓮大盜釋株
連千人不問又建奎文閣減祥符鄆陵扶溝驛役為士
民德人至以故開封包孝肅歐文忠相比況為孝肅嚴

文忠寬君巖而濟以寬云四川治兵建昌建昌夷酋鴛
鴛瞿紹良與部酋讐殺越嵩嶺夷亦亂君重用兵為好
生歌無定時會采木之役役跋計荆而監蜀都御史以
隙刺君調瀘州遂歸家居手一編吾吽不營第產如寒
士以廉名初歸自成都却劉生金于途崇文羨金悉入
公帑開封征輸免重較即昇轉部者輸者率持羨金歸
謠曰昔何不足今何贏天下廉者有孟公乃為人刺以
不難於開封而難於建昌不難以因剿成撫論楚蜀功

而難以先撫後剗定二三夷耶乃為人刺以歸而卒矣
君生嘉靖十三年六月十四日卒萬曆二十二年十一
月十九日享年六十有一配劉氏贈宜人卒繼室石氏
封宜人子一養浩府學生側室李出取都御史趙公諱
時春孫女女一劉出適鎮國中尉融胤孫男一昌祚女
一幼以萬曆二十三年十一月十六日葬君崆峒左王
相山之麓養浩以君治命持舉人王子治狀乞余銘余
故與君同舉進士又同為故閣學文敏余先生識拔知

君母如余余不獲直君于朝為君銘銘曰

彼玉而璞彼蘖斯始式于署歌于府有不朽者亦浮雲
吾胡為乎猶而覩縷

明封膳部員外郎平橋王公墓誌銘

今華州王氏有三進士曰參政庭詩編修庭謨進士庭
諭皆以弱冠舉皆以膳部公教故膳部公者三進士父
也以參政令內黃封內黃令又以參政郎膳部封膳部
員外郎故稱膳部公膳部公之教三進士也蓋以其家

故司成公為勗云司成者公族叔父即世所稱槐野先生也槐野先生故與公同為郡諸生公高其文師事十年所不第槐野先生第矣公益力學攻文為督學使鳳泉王公文谷孔公器重亦不第乃課參政學誠曰吾之不為司成公也吾甚負吾志而力饒為之得見司成公於而願畢矣參政唯唯日夜學學成舉嘉靖乙丑又課編修進士學誠之如誠參政編修進士又唯唯日夜學學成同舉萬曆庚辰而編脩策當上指拔置一甲第三

所謂三進士以弱冠舉者而參政舉時公業以貢為吏部選人遂授教諭銜歸不仕矣公既歸間為具從諸故舊遨遊華渭間名園連日夜不少倦即諸故舊脩社中高會不得公輒不成歡如此者三十年乃卒時萬歷壬午十一月二日也先是參政以遷官歸編修以奉使歸進士以請告歸蓋皆以念公故而參政固請就子舍不得乃單車往以配東宜人奉養公而公屬纊時則編修進士侍焉參政聞訃號泣奔歸與編脩進士以書與劉

御史士忠狀徵余銘余故與參政同舉進士相友善又往來華下數侍公問公行履甚習蓋公剛直明于忠孝大義與人謀必底於成乃已事大父母三十年如一日斂葬不以責諸父曰吾代吾父而子累封累誠參政力官曰而代而父而臣故塾師馮生鉞且貢有敗之者公為居間竟貢鉞公且貢其次薛生邦竒老而貧公讓邦竒先督學尚公竒而禮之又為席生勤講擇配請郡大夫助葬族叔善教東舉人承芳諸雅行不一而狀備矣

莊皇帝與今上褒公制謂孝義之風義方之訓宜有令
子信哉蓋公封內黃令則莊皇帝制封員外郎則今上
制也世徒曰槐野先生以身顯公以子顯淺乎覩矣按
狀公家世昌平人曰伯牙者河南按察司副使左遷華
州稅課局大使因家焉大使生得得生徽真定令令生
恕東平判判生義官朝臣配孫氏生善述配李氏以正
德庚午月 日生公比卒年得壽七十三公名吉兆號
平橋配楊氏封宜人生子男四孫男六女三義官公與

孫氏即公大父母公父母早逝諸父有孺子公而齟齬者以大母孫力免而公之師馮生鉞也蓋自詣鉞所受書鉞弗拒比大母孫脫簪珥行脩鉞拒人至今兩賢之云葬得日為卒之明年十二月十八日其銘曰

疇玉而璞疇璞而嗣則玉璞兮荆光千仞上燭玉兮連城之價相屬我銘山曲將萬年曰實錄

明刑科都給事中郭莊張公墓誌銘

嘉靖時涇陽張都諫與世宗皇帝爭可否以直聞往不

佞侍禁中得都諫封事私以為都諫重乃都諫于嘉靖
己酉九月八日卒矣卒二十三年為隆慶壬申公孤四
維等舉塋事乃以狀謁不佞銘不佞故重公為依封事
及狀筆其較著者按張氏國初占籍名和卿和卿生思
忠思忠生琰琰生信信生鸚鸚生清泉公璲璲配王氏
生公以公貴贈清泉公吏科左給事中封王太孺人公
諱汝棟字伯隆號郭莊美姿和顏至當事又侃侃童時
有遠志初受學塾師即侍問清泉公曰兒讀書何為清

泉公默竒之已令從諸生韓珮之學易學力至成怔疾
嘉靖甲午與計偕戊戌舉進士授行人壬寅選為南京
兵科給事中丙午起復改授吏科歷陞刑科吏科左右
給事中刑科都給事中始公為行人嘗使周府謝餽遺
不受又使秦晉會敵犯晉大毒茶公即奮筆上書言禦
敵事逮拜給事命即深念曰吾生平所慕者陸宣公耳
今幸為言官可自負耶乃毅然以正國是除權奸為已
任已即劾罷尚書一人已上精延訪預會計一統馭三

事已又上慎薦舉專器使嚴出巡抑貪汙四事已又劾罷都御史卿二人上之修大閣玄殿也公以刑科督工程乃劾奏司工內豎納賄狀置之法工成受賜獨優會恤刑公多平反又蒙上賜已又上抑詰奏嚴法令裁濫奏三事蓋公前後所疏奏無慮數千言皆關切時政上多採用時朝省倚重公而公卒矣先是公在留都與給事王樗菴燧相友善乃兩公言事效陸宣公以是縉紳推重必以兩公為稱首云公性孝初清泉公患疽疾王

太孺人病目公籲天竟俱得異效清泉公卒白下公扶
襯歸哀毀至動途人葬祭如禮當覃恩時痛清泉公不
及見率兒若孫極意為王太孺人膝下之驩又公義甚
高生平所讓諸父產所施棺所修葺橋路所周給親故
貧乏者不可枚舉然在公猶其細者公疾且革會葬莊
敬皇太子猶扶病出送喪曰即一日不死猶臣子安可
以病廢禮己首四維等前曰我命固若此矣所不瞑目
者君恩未報老母在堂耳是在若曹言訖卒時朝士大

夫臨祭者亡不傷悼山東鮑按察使象賢至罷宴泣數
行下嗚呼此亦可以觀公矣向若天假以年得竟所欲
為豈謝陸宣公耶惜乎甫強仕而遽不起也公生正德
庚午七月十三日比卒年僅四十歲配陳氏封孺人生
三男子長即四維康生取王氏知縣輅女次四紀生員
娶羅氏都御史廷繡女次四約生員娶仝氏彥吉女三
女子一適趙參政孫生員光先一適生員王麟定亦輅
子一適呂都給事中男生員淵孫男六光裕娶宋氏光

啟娶李氏光被娶王氏光祚聘朱氏光祐光祐幼孫女
六幼曾孫男二夢祥夢弼曾孫女一俱幼銘曰

有棟中摧有珠俄隕國無昌言於都諫乎孰忍蓐蓐厥
後以引以繩是曰公壽

明奉直大夫山東青州府同知蟠山李君墓誌

銘

李生若桂至自涇訝其縞素則手其父青州君道充狀
來也予涕兩頤已命席若桂起乞銘予益涕滢滢曰予

今銘君耶往予偕君為如皋孫文恭先生拔肄正學書
院中實比舍予又與君同齒君貌木口呐呐不吐詞然
舉趾循循毫不失尺度又以嘉靖甲子同與計偕君雖
終窘禮官然以良牧著無愧古循良其後以病致仕歸
予重有蒼生之恨今忍銘君隧耶聊括其槩俟史氏采
焉君世涇州名發道充其字也曾大父明大父登仕郎
釗父奉直君維馨予故銘其墓者也奉直君子二長即
君次即墨令奎蓋君躬自課之使成立以奉其母權者

君初授太原博士謝諸生贄時為佳餉餉試者督學使
聘主河汾書院諸生膺服焉擢判成都檄攝富順六句
以憂去人德其庶能伐碑勒去思而黃臬副詩其陰有
戴白垂髻擁去旌攀轅無計總含情赤子何緣翻喜怒
蒼天自是有虧盈之句起補武昌武昌枕江漢千艘萃
止君督船料稅不染而稅倍於舊承委驗皇木以却例
金與欵賞白金江善崩歲嚙千家則以石堤其岸表若
千里瀕江民不復苦嚙肖像祀焉蔡督學檄勞謂百煉

金千尋幹為知君云監司賢之檄攝江夏蒲圻皆如其判晉守道道有監稅糖稅故皆歸守君則盡以資供億小水靖西二營困於長幾變會君至自永有探甲而謀者君立以法語抑之且白諸兵使者遂定監楚中丞邵公剡薦謂一言遏亂春踏田出倉儲以貸耒耜家而秋入之民欲倍輸弗內也倉穀故僅數百儋君以贖鍰入穀迄四期去滿三千焉道卑濕而僻民病無藥也君為局施藥其勤恤類此道茂叔先生里君大葺其祠渠渠

枚枚賙其膏渥如置祭田俾為先生籩食供而又俸梓
瀟溪誌此其風庶立力亦殫矣葺學宮如周祠又贍衿
裾之乏者大約敦實政其屬飾以賈時驩弗願也在道
時蓋上論勞貴奉直君如其官母李稱宜人云以最晉
貳青州矣而君已倦遊力謝命道民祠之如富順追慕
庾迫矣既里棲會東宮之覃進階奉政大夫終始之節
炳如也然亦可以風矣予讀史見龔黃卓魯為史氏談
之津津即行也在清濁間為君所不爾亦名到于今稱

之而黃次公躋九卿功名損于治郡亦不以故役潁川之聲藉令君繇青州而上之功名寧詎損若次公顧一解組沒齒不問蓋今之待孝廉為吏者類如此而漢治不可復追矣然所至遺思老而增秩亦可為為吏者師予故曰可以風矣獨予知君無能推轂君使大顯是予之罪而敢以例解君取路氏贈宜人繼王氏楊氏子男三長即若桂取某氏王出次若楠次若榿楊出女三長適諸生高錦標次聘史某次幼孫男一炳女一聘劉君

蓋六十六歲銘曰

生嘉靖己亥四月四日卒萬曆甲辰十二月晦日厥藏
天池葱葱鬱鬱負丙抱壬嗣氏其隲行道顧之曰此古
循良李青州蟠山子之室何以永之清我間野逸故人
之筆

明河南道監察御史郭君墓誌銘

御史郭君秦之徽人也名莊字子莊以春秋舉嘉靖辛
酉鄉試第三隆慶戊辰舉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庚午

授山東道監察御史巡西城辛未按吳萬厯癸酉按蜀
丙子巡京營丁丑會大察管河南道事侍經筵監會試
督吳中學較己卯以勞致劾血歸歸二年壬午三月十
七日卒年五十三初君巡西城西城人憚之入吳吳豪
右避匿有以私干者君不聽一切以惠文法治之日吾
安敢以私廢三尺法而為人德入蜀會多盜君以計檄
縣道曰安可當吾在事而使盜熾為民患盜竟息蜀府
以事請閣久之君為請得允王以千金為壽君卻之曰

吾豈以金故而為王役王益敬重君蜀故以贖鍍佐秦
塞然無定額君贈至萬曰吾以鍍資相載而歸者孰與
衣食征戍又上書請祀禹劾罷一總兵一兵備副使又
畫議肅官箴講水利度敵情清鹽禁慎侵漁革奸弊詳
觀教錄中河南道主計天下吏君去留當人人心又卻
諸計吏餽遺監會試獲懷挾士置之法簾內外肅然吳
士多貴人子弟又多為書闕說君再入吳奉功令惟謹
誠毋入闕說者書又為令二一令書肆焚所市纖巧經

義一令諸生為經義一歸雅厚時經義以矯浮故爭事
纖巧而士氣亦因之君重有慨焉故為令如此蓋君為
人伉直見世俗喔咿覲蹙狀心惡之與人談國家大計
侃侃罄底裏間義形於色初為庶吉士館師內江趙公
歷城殷公以真秦人目君比為御史以面奏為莊皇帝
注目以督學考最為今上褒嘉褒嘉語大都謂君督學
執法為真御史下執秩籍記需顯庸蓋為天子執法在
御史尤在督學御史君以御史執法推擇督學執法為

上褒嘉其性使然余故習君于朝今君嗣師曾狀亦云
而狀又稱君始自吳歸與大父僉憲君卒會繼自吳歸
與父封御史君卒會兩塋祭如禮為君孝篤事季父立
石舅劉繼與周人之室助人之喪直人之寃為君厚讀
書精極子史二氏為文宗眉山與詩存若干卷為君學
而第以御史終可念也君家世華亭人宋紹興間有執
中者官樞密使以言事切直忤蔡京籍為元祐黨人斥
居徽之同谷元末有帖木生典術守福守福生典術安

安生典術政政生贈戶部員外郎璣璣生四川按察僉
事從道即僉憲君僉憲君生封御史繼桓為君父配贈
孺人劉氏以嘉靖庚寅 月 日生君封贈皆以君貴
君配石氏繼任氏子男五女三孫男四銘曰
人而無忝于秦御史而名之曰真庶幾哉元祐黨之後
人

明段涉君墓誌銘

隆萬間執政有為苛政者吏亦爭以苛應之獨知涉縣

段君用寬治曰虐民以媚人吾不忍也已遷唐府審理
不赴遂解綬歸故稱涉君云涉君諱愛民字子仁別號
恕菴生而聰穎年舞勺從世父經如遼陽就師受毛詩
歸同故大司馬魏公學曾師事故丹陵令康君渭以文
行相切磨久之嘉靖癸卯為督學使宜陽王公識拔為
涇陽學高弟子已又同大司馬舉丙午鄉試時大司馬
以方嚴君以和款為邑里重顧省試屢不第曰吾父歷
艱辛教我今老矣吾與白首佔畢寧及吾父存奉甘毳

耳遂以隆慶戊辰謁選除城武知縣階承事卽會聞繼
母張訃歸服闋起除鄆城甫任疾作奏改休寧學教諭
故事有疾令無改教者令以疾改教自君始無何復陞
彭縣知縣過家會次公微恙君在子舍難其行以次公
嚴命不得已留其配王供菽水以二蒼頭之彭無何有
豈弟聲忽又聞次公訃乃仰而號曰天天吾為吾父而
官乃今為官而不及含殮吾父烏用吾人子為天天遂
奔歸歸而慟慙曲盡情禮甫闋起除涉縣涉民悍吏玩

君至憂形于色以慈和煦沫時別宿蠹戒吏胥毋驚吾
民雞犬為民德會有指謫君遷者故遷審理歸且營菟
裘會長男可成與其婦相繼折遂日蹙蹙呻吟久之氣
竭以萬曆丙戌二月十八日卒壽僅六十有四云君為
人孝友又德厚大母朱年踰耄歌舞承歡惟命次公善
飯繼母焦善怒曲為色養如孺子嬉笑其前厚撫其弟
德民化民教令為諸生累舉親族喪葬與鄉人處雖微
賤不異顯貴間投壺弈棋必盡興里中益以此多君初

君學博士言俊爽旁及古文詩律人謂君立第第于鄉不第于省官十年餘不離令以免免又不壽總之以疾與喪故君聞訃呼天不置有以也人其如之何按狀君先世萬全人國初有伯政者占籍涇陽東里後有文賓文賓生祐祐生本本生惟玘以子經官留守經歷封如其官生五男子長即經為君所從如遼陽者次綸即君父次公配王氏以嘉靖癸未九月一日生君君六歲王氏卒以繼母王氏撫乃成亦配王氏贈永寧知縣鵬漢

女生子男二長即可成儒士取余女次可大諸生取劉
氏女二一適監主韓子順一適評事雒于仁孫二鳳章
金章孫女一可大出金章為可成嗣以丙申十月廿一
日歸葬祖塋之坤而葬之前數月大司馬亦卒君子於
是乎重有慨銘曰

孔酌猛寬漢隆長者胡寬於邑中道時舍止或尼之人
與天也又胡不憖年亦不假亦既孝友亦既瀟灑是亦
為政安論朝野土沃殖豐有嗣文雅亦學為裘步趨良

治我女君婦從一地下臨文閣筆有淚盈把更感隣笛
愬風並寫東望君冢西望司馬

明壽官胡公墓誌銘

隆慶三年己巳七月十九日壽山胡公卒先是戊辰公
伯子太學君桂夢公謂吾仲為陰府理吾少選亦從仲
之官去太學君驚覺以其言言余余未之信也明年公
果以疾不起余愕然異焉公仲先公三年卒諱汝安故
長沙二千石也公故謹事神捐貲修葺諸廟宇諸廟宇

多公扁又嘗刊施真武垂訓倡衆修清谷橋延僧為湯
施曹池凹側又見人擇塋地嘆曰塋地善孰與心地善
會屠牛跪作咆哮聲輒易為耕作用比卒竟如夢異矣
余與太學君善故以太學君狀銘公公諱汝寬字仁甫
號壽山美丰儀居常豪放不羈言笑怡怡如也初在塾
即能屬對已坐當戶罷學就賈嘗典市交無論里中即
晉人多倚公卒之亡不得利以去里俗出粟收息類與
母將公減息之半以是遠近人困者又多仰給公又公

間寬期約即有以田蓄質者固辭不取然當出粟償者
來不償者亦來竟人人如其願久之竟以此大其家故
里中稱數以濟人饒積著者必曰胡某胡某云公既佐
其仲學官長沙顯耀矣然折節遇鄉人鄉人有爭數得
公居間而解以公平直能不枉曲直也公性又孝友初
母李夫人逝也公才垂髻即哀毀不食已極意事大理
公為膝下驢比卒塋祭如禮事繼母袁孔如事大理公
云始公遊姑蘇夢宴賓侍其母李感泣而寤人以是卜

公孝思時有為夢萱口號以咏者公兄弟四分製衣飾
必先兄若弟壽官公及長沙公疾公為製藥視食不遺
餘力既又撫其孤其後兩家門戶猶倚太學君蓋公教
云初公兄弟難子公三赴太和山代祈已各舉子比析
著以太學君諸子中獨長爭厚太學君產公曰桂小宗
且諸子俱幼獨安忍厚其長者竟不從議光祿馬先生
以關西一夫稱公又以孝敬慈愛扁公居蓋重公云公
即隱市賈然獨喜儒故以太學君為儒即又自督太學

君學又暇則閱古圖書吟咏詩章對客談古今事類儒者當歲時諸兄弟親故相與稱觴盡驩道故舊有白樂天風藩使高其行榮以冠帶時賀客闐門乃未幾而公不起矣公疾革時太學君以方藥進公輒麾之曰而忘而夢中語也今且其時矣即醫之何為已第首太學兄弟前付以所彙持身保家書乃卒卒十四年太學君卒太學君余別有銘公上世故虹縣人勝國時有乾以武功為元功臣泰定間有大卿以貢為長樂丞值元兵變

避地三原丞生天祥天祥生元亨元亨生邑庠生信信
生鄉耆善善生壽官鰲鰲生彥昭即大理公以長沙公貴
封評事配李贈孺人繼袁封孺人又繼孔李生四男子
長汝寧亦壽官公次即長沙公次公次汝宏公生正德
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比卒得壽六十公配王氏邑大
姓經女生二男子長太學君取袁氏周府典膳汝述女
側王氏周氏次林太醫院醫士取雒氏戶部侍郎雒公
子保德吏目復亨女一女子適邑貢士孔有仁俱王出

桂生一男子崇煜周出林生三男子崇輝取趙氏生員
應芳女崇煨取袁氏吏目績女崇炳幼三女子一許騁
王錫印一許聘來臨崇輝生二女子俱幼塋得日為萬
曆十一年五月九日墓離山坎向銘曰

為子而歡大理於家為弟而寬二千石於長沙信二千
是從即不樂奚嗟

胡伯子合塋墓誌銘

太學胡伯子之為邑諸生也余與共筆硯久之余入官

又久之繇諸生為太學生太學生已何卒時萬歷十一年閏二月十四日也伯子名桂字子芳別號肖山初受易華亭教諭賈君已卒業長沙太守胡君官舍太守君伯子仲父也子視伯子伯子亦父視太守君故伯子從太守君如長沙云嘉靖戊申督學使顧君行縣入伯子諸生籍其後六應大比不第會太守君卒已又會其父壽官君卒兩家門戶率以伯子為主辦時伯子亦厭薄博士家言曰我命業若此黃次公何如人哉猶然以貲

進吾與敬精神呬寧為次公耳於是入貲赴太學在太學所友盡天下士然因以習聞國家大計居常抵掌譚說余率有味乎其言之也又心計故敏慧即主辦兩家門戶人亡不服其能兩家臧獲與所任人賈者又亡不憚伯子以伯子視太守君家如家又旁伺一切如燭照人不能欺也伯子既厭薄博士家言不為為古篆文甚工間搜集邑故實里有搆得伯子居間輒解與人交無少長折節下之人以是多伯子謂伯子竟官竟不

老一書生間乃卒卒之前一月始得子崇煜又前數年營壽官君葬兆卜得善地塋以石槨以栢誌銘屬余備矣且卒猶為其弟醫士林口壽官君葬事與事母王撫子崇煜不置伯子疾蓋以王疾侍卧起故即卒奚憾焉配袁氏故秦府典膳汝述女敏慧善為具奉壽官君與王數乳不育為伯子置媵王王不乳又為置周周乃乳崇煜賢矣先是伯子在都下以數乳不育問日者日者曰即乳即育又以祿問日者不應今果然豈非命哉夫

以伯子才應大比不第不第矣而以貴上太學使假以
年且拜官且以所譚說國家大計自見詐謝黃次公下
第僅僅主辦兩家門戶居間里中以古篆文名也命使
然耳壽官君葬矣有崇煜謂伯子在可也袁孺人信賢
然非伯子刑于能一姬不乳復一姬進哉伯子生嘉靖
十三年閏二月廿八日比卒年得壽五十袁孺人生嘉
靖十年四月九日卒萬曆十年正月十九日得壽五十
有二子一即崇煜孫璉舉人瑋珽瑄葬與壽官君同日

銘曰

孰外則璞孰中則玉而終以璞人乎天也璞而嗣則玉天乎人也

明梁母周孺人墓誌銘

嘉靖丙午虜南牧有司城縣北郭有任一隅躬畚鍤不俟期報成為衆倡而受巡撫中丞謝公請爵一級旌義其門者梁次君也有佐次君督饋餉令工作驩集者次君配周孺人也其後孺人有子選檟配永興王縣主

選樟為太學生選桂從余學為郡諸生有名而櫝子文
燭文熙亦為縣諸生人率謂梁次君以城工得天云萬
曆十三年十月二十七日孺人卒選桂自為狀走武林
請余志其墓余知孺人督餉事不辭狀曰先孺人父諱
哲嘉靖改元四月十一日生先孺人先孺人長則習女
紅精烹飪莊嚴與他女異公先習知之會周氏母卒遂
委禽焉蓋先公初娶袁氏母袁卒娶周氏母周氏母即
先孺人姊也先孺人歸先公即善事先大父母待妯娌

無間言壺以內肅如故先君得專營什一不問家人事
兄選楠選枕袁氏母出選楣周氏母出視與桂均兄選
楠故維揚遺處子乃從先君跋涉數千里以歸為厚奩
嫁負惟聰兄選檟配縣主有欲行返拜禮者先孺人愠
曰媢拜舅姑禮也我但習家人禮已縣主竟以媢禮見族
叔木隆卜兆桂地有陰為要利之說者先孺人曰要利
非義矧吾夫族遂割地予之併其直不受木隆感德謀
以名人文誦義曰不受利受名名與利等耳亦謝寢歲

壬午疾革桂兄弟製新衣進乃目桂兄弟前而訓之曰
吾居常起雞之夜而寢鐘之天辛苦萬狀罔暴殄寸帛
尺布今疾矣安用此為竟弗御惟吾師不惜齒牙今後
有聞而狀速督饋餉尤詳吁巴頰清至動天子築懷清
臺又得太史為傳以傳不朽豈重利哉借一頰以羞丈
夫耳孺人甘辛苦罔暴殄寸帛尺布及激於義不難佐
有司急且不令無處者以一錢得我至以禮約王孫前
後無二子心即丈夫何加焉余始知梁次君之得天不

獨以城工故太史公不可作矣余安得不為誌而銘之
次君名一倉別號義莊事行詳王少宰志中孺人享年
六十有四生三男子即選櫛選樟選桂選檟配縣主故
繼李氏選樟娶王氏繼雒氏選桂娶潘氏繼劉氏孫男
十三人櫛生七人文燭文燭文熙文焄文燧文煨文灼
樟生四人文薰文炅文烜文焙桂生二人文明文萃孫
女四葬得日為萬曆十五年十二月 日銘曰
土厚而豐孺人之宮芝蘭外蕞蓀枝芄芄汝樂汝封亦

既考終

明張母李碩人墓誌銘

碩人蓋余內子李淑人之兄之妻之母也以萬曆十九年六月六日卒卒二年為萬曆二十一年十二月十一日窆于孤獻科持狀詣余泣請銘余故知碩人奚辭按狀碩人出三原北張李氏父處士恕母劉生碩人甫長沉靜機穎不苟笑語處士奇之會碩人姊適張次君者卒遂繼碩人事姑惟謹次君賈游蜀齊一往輒數載家

一切倚辦碩人拮据茹苦事無巨細必稟命乃行姑喜
曰此真佳婦有婦如此吾何憂間姑意稍拂即凜凜和
愉顏色不得懽心不已無何次君捐館舍時碩人方盛
年獻科才八歲有譁者曰孤穉家落其更事人乎碩人
勃然變色厲聲呵曰惡譁者何也未亡人姑在堂且代
吾夫而子孤在側且代吾夫而父不然從良人地下矣
而譁者何也譁者慚退其後家益落碩人晨昏紡績易
粟供姑恐子女分甘密藏以進姑疾親嘗湯藥籲天請

代比卒斂葬殫力獻科稍長為取婦謂曰我舉若至今
日庶幾藉以報若父若何以報我勗諸獻科脩次君業
而息之家漸起雍容循雅有鄉曲之譽碩人以也碩人
晚篤信能仁持齋徒步禮太嶽者十餘年喜施予人多
賴臧獲衣多出手紛有觸多寬假不問子婦懼過又未
嘗不面切每晨興以身為家人先其誠惠慈嚴類如此
當疾篤時神色不亂見家人啼哭不置戒曰人死生如
浮漚耳胡慟為言竟跌坐如生狀豈其有得於能仁氏

之教而然耶是可以瞑目矣次君諱翊先卒碩人生正
德丙寅十一月初五日比卒年得壽八十有六生子男
一即獻科取常氏女二一適李應甲即李淑人兄一適
雷會孫男一耀舉人取申氏女一適王士魁墓在祖塋
之坤隅坐坎向離銘曰

為姑也子為孤也父生禮名嶽化同西上衆美可書將
為世矩清渭之間其封如斧

明壽官王君暨配墓誌銘

萬曆壬辰余為先大理公如耆英雄社故事延里中年七十以上者結社為九老會君與焉時君年七十有七明年癸巳先大理公卒又明年甲午六月二十六日君卒余蓋重傷之而恨其結社之晚也君子治家等將以丙申十一月十日葬君祖塋之壬以余徒梁生選桂狀乞銘君從子治宰又余外孫壻也烏乎辭君諱一鶴字惟德別號龍北世三原人縣東原有宋元時墳有諱者配郭氏繼賀氏生淵淵配高氏生四子長珊次登次

璉次瑾長公配馬氏生君君玉貌鶴形初為次公登後
次公生仲一鴻季一鳴俱以家窘故不學而賈君以次
公意篤於仲季仲季亦篤于君人不知非盡次公出也
初賈時君以名貸于錢市布邑及吳越無間言貲日起
猶共賈共居久之用鹽策淮揚亦無間言貲益大起里
中人指數兄若弟友愛善起家者必首曰王某王某云
君大父母與諸父母故權厝故所貸于錢未歸君謂仲
季此兩者吾所急于是卜兆以葬歸子錢已又謂仲季

及諸子張公藝九世同居九世後云何吾家指日繁其
析箸于是舉所息八千金而中剖之戒相友愛如吾儕
遂杜門靜攝不復言賈事非社會不出蓋性和款雅飭
類儒生終身無疾言厲色里中人目為長者郡丞故御
史楊君奉例授爵一級縣令郭君禮以鄉飲三賓故余
謂大理公社中不可無君余見世之人雖親父子兄弟
不能無二心德色諛語同歸亡有未嘗不慨且笑其愚
而追喜君家大起非偶也君子孫甚夥必有承君志者

君賔矣君生正德十年十二月八日比卒年得壽七十
有九配袁氏生嘉靖三年八月八日卒萬曆二年十月
二十九日得壽五十有五有女德佐君起家繼仇氏生
嘉靖十二年八月十三日卒萬曆十一年三月十三日
得壽五十有一袁氏生子男六長治安禮部儒士取李
氏繼李氏卒次治家取馬氏次治寧取李氏早卒次治
宇邑諸生早卒次治定取張氏繼秦氏次治賓取趙氏
聘張氏女二一適儒官梁文炳一適太學生梁文炤孫

男六銘新邑諸生治安出懃治家出仲治寧出佑健舉
人治定出佐治賓出孫女一適諸生來廷對治家出銘

曰

史稱良賈曰雍容疇賈如君有儒風矧相友于成素封
泉臺無愧報次公子孫振羽之螽繩武有戒慶無窮

溫恭毅集卷十